

T 5752.03/8181.1(6)

評論出像水滸傳卷之六

聖歎外書

第十六回

花和尚單打二龍山

青面獸雙奪寶珠寺



一部書將網羅一百八人而貯之山泊也將網羅一百八人而貯之山泊而必一人一至朱貴水亭一人一段分例酒食一人一枝號箭一人一次渡船是亦何以異於今之販夫之唱籌量米之法也者而以誇於世曰才子之文豈其信哉故自其天降石碣大排座次之日視之則彼一百八人誠已齊齊臻臻悉在山泊矣然當其一百八人猶未

得而齊齊臻臻悉在山泊之初此時譬如大珠小珠不得
玉盤迸走散落無可羅拾當是時殆幾非一手二手之所
得而施設也作者於此爲之躊躇爲之經營因忽然別構
二奇而控扭魯楊二人藏之二龍俟後樞機所發乘勢可
動夫然後衝雷破壁疾飛而去嗚呼自言有云良匠心苦
洵不誣也

魯達一孽龍也楊志又一孽龍也二孽龍同居一水獨不
虞其鬪乎作者亦深知其然故特於前文兩人出身下都
預寫作關西人亦以望其有鄉里之情也雖然以魯達楊
志二人而望其以鄉里爲投分之故此倍難矣以魯達楊
志二人而誠肯以鄉里之故而得成投分然則何不生於

關西長於關西老死於關西而又必破閑齧櫪而至於斯
也破閑齧櫪以至於斯而尚思以關西二字羈之使合是
猶以藕絲之輕繫二孽龍必不得之數耳作者又深知其
然故特提操刀曹正大書爲林冲之徒曹正貫索在手而
曾楊孽龍弭首帖尾不敢復動無他天下怪物自須天下
怪寶鎮之則讀此篇者其胡可不知林冲爲禹王之金鎖
也

頃我言此篇之中雖無林冲然而欲制毒龍必須禹王金
鎖所以林冲獨爲一篇綱領之人亦既論之詳矣乃今我
又欲試問天下之讀水滸者亦嘗知此篇之中爲止二龍
爲更有龍爲止一鎖爲更有鎖爲止一貫索奴爲更有貫

索奴耶孔子曰舉此隅不以彼隅反則不復說然而我終亦請試言之夫魯達楊志雙居珠寺他日固又有武松來也夫魯達一孽龍也武松又一孽龍也會揚之合也則鎖之以林冲也曹正其貫索者也若魯武之合也其又以何爲鎖以誰爲貫索之人乎哉曰而不見夫魯達自述孟州遇毒之事乎是事也未嘗見之於實事也第一敘之於魯達之口一敘之於張青之口如是焉耳夫魯與武卽曾不相遇而前後各各自到張青店中則其貫索久已各各入於張青之手矣故夫異日之有張青猶如今日之有曹正也曰張青猶如曹正則其貫索之人誠有之也鎖其奈何曰誠有之未細讀耳觀魯達之述張青也曰看了戒刀喫

驚至後曰張青之贈武松也曰我有兩口戒刀其此物此志也魯達之戒刀也伴之以禪杖武松之戒刀也伴之以人骨念珠此又作者故染間色以眩人目也不信則第觀武松初過十字坡之時張青夫婦與之飲酒至晚無端忽出戒刀互各驚賞此與前文後文悉不連屬其爲何耶嗟乎讀書隨書讀定非讀書人卽又奚怪聖歎之以鍾期自許耶

楊志初入曹正店時不必先有曹正之妻也自楊志初入店時一寫有曹正之妻而下文遂有折本入贅等語糾纏筆端苦不得了然而不得已也何也作者之胸中夫固斷以魯揚爲一雙鎖之以林冲貫之以曹正又以魯武爲一

雙鎖之以戒刀貫之以張青如上所云矣然而其事相去越十餘卷彼天下之人方且眼小如豆即又烏能凌跨二三百紙而得知其文心炫耀有如是之奇絕橫極者乎故作者萬無如何而先於曹正店中憑空添一婦人使之特與張青店中彷彿相似而後下文飛空架險結撰奇觀蓋才子之才實有化工之能也

魯楊一雙以關西通氣魯武一雙以出家逗機皆惟恐文章不成篇段耳

讀至未幅已成拖尾忽然翻出何清報信一篇有哭有笑文字遂使天下無兄弟人讀之心傷有兄弟人讀之又心傷誰謂稗史無勸懲乎

話說楊志當時在黃泥岡上被取了生辰綱去如何回轉去見

得梁中書欲要就岡子上自尋死路却待望黃泥岡下躍身一

跳猛可醒悟拽住了脚敗子回頭忠臣惜死皆有此八箇字尋思道爹娘生下酒

家堂堂一表凜凜一軀自小學成十八般武藝在身終不成只

這般休了楊志比及今日尋箇死處不如日後等他拿得着時

却再理會回身再看那十四箇人時再看只是眼睜睜地看着

楊志妙言奇趣令人絕倒。本是楊志看十四箇人也却沒箇反看出十四箇人看楊志來兩看字寫得睜睜可笑

掙扎得起楊志指着罵道都是你們這厮不聽我言語因此做

將出來連累了酒家樹根頭拿了朴刀掛了腰力週圍看時別

無物件止有滿地棗子寫來楊志歎了口氣一直下岡子去了

上文一路寫來都在楊志分中此忽然寫出去了二字却似在十四人分中者當知此句真有移雲接月之巧蓋楊志一路自

去固也然岡上十四人一夜畢竟作何情狀不爭只要寫楊志却至日後重又追敘今夜耶輕輕於楊志文尾用去了二字便令楊志自去而讀者眼光自任岡上重復發放此十四人此皆作者着乖處偷力處須要一一知其筆踪墨跡毋爲昔人所瞞如是始得謂之善讀書人也。看他午間二十三箇人在岡上何等熱鬧却一箇人去了又七箇人去了又一箇人也去了又十四箇人也都去了寫得可發一笑又想他連日十五箇人於路百般鬪口却一箇人先去了十四箇人也都去了寫得又好笑又好那十四箇人直到二更方纔得醒一箇箇爬將起來不哭也一坐直坐到口裏只叫得連珠箭的苦老都管道你們衆人不恁地涼快聽楊提轄的好言語今日送了我也衆人道老爺今日事已做出來了且通箇商量老都管道你們有甚見識衆人道是我們不是了古人有言火燒到身各自去掃蜂蠱人懷隨即解衣若還楊提轄在這里我們都說不過如今他自去得不知去向我們回去見梁中書相公何不都推在他身上只說道他一路上

凌辱打罵衆人逼迫得我們都動不得他和強人做一路把蒙汗藥將俺們麻翻了縛了手脚將金寶都擄去了老都管道這話也說得是我們等天明先去本處官司首告留下兩箇虞候隨衙聽候捉拿賊人我等衆人連夜趕回北京報與本官知道教動文書申覆太師知道着落濟州府追獲這夥強人便了次日天曉老都管自和一行人來濟州府該管官吏首告不在話下此時岡上只剩一堆棗子矣且說楊志提着朴刀悶悶不已離黃泥岡望南行了半夜去林子裏歇了尋思道盤纏又沒了舉眼無箇相識却是怎地好漸漸天色明亮只得趁早涼了行又走了二十餘里楊志走得辛苦到一酒店門前楊志道若不得些酒喫怎地打熬得過便入那酒店去向這桑木桌椀座頭上坐了寫英雄無

賴却寫出他沒處處寫倚朴刀偏於今日加身意思來妙筆邊二字以便喫畢便走寫吳雄無賴此婦人二字迢迢直與後武松只見竈邊一箇婦人問道又中十字玻張青渾家母夜叉

作對豈不怪哉客官莫不要打火楊志道先取兩角酒來喫借些米來

做飯有肉安排些箇一句酒一句飯一句肉一直都說出來更不次第寫得無賴又寫得可憐少停

一發算錢還你只見那婦人先叫一箇後生來面前篩酒一面

做飯一邊炒肉亦用三句一疊法疊成奇勢候下文走得迅疾可笑都把來楊志喫了楊

志起身綽了朴刀便出五門寫出無那婦人道你的酒肉飯錢

都不曾有楊志道待何回來還你權睜咱一賒說了便走又無

沒意思真是寫出可憐又無那婦人道你的酒肉飯錢

打翻了那婦人叫起屈來楊志只顧走又無只聽得背後一

箇人趕來叫道你那厮走那里去楊志回頭看時那人大脫着

膊吹拖着桿棒搶過將來楊志道這厮却不是晦氣倒來尋酒

家立脚住了不走看後面時那篩酒後生也拿條棍又隨後趕

來觀又引着三兩箇一客各拿桿棒飛也似都迤將來觀楊志

道結果了這厮一箇那厮們都不敢追來便挺著手中朴刀來

鬪這漢這漢也輪轉手中桿棒搶來相迎兩箇鬪了三二十合

這漢怎地敵得楊志只辨得架隔遮攔上下躲閃那後來的後

生并莊客却待一發上只見這漢托地跳出圈子外來叫道且

都不要動手兀那使朴刀的大漢你可通箇姓名那楊志拍着

胸是楊志他道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青面獸楊志的便是

這漢道莫不是東京殿司楊制使麼楊志道你怎地知道酒家

是楊制使這漢撇了鎗棒便拜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楊志便

扶這人起來問道足下是誰這漢道小人原是開封府人氏乃是八十萬禁軍都教師林冲的徒弟安見曹正之必為林冲之徒特是楊志曾與林冲水泊交手則此處不問其為誰人定不得不是林冲之徒此文章家結撰之法也姓曹名正祖伐屠尸出身小人殺的好牲口挑筋剔骨開剝推剝只此被人喚做操刀鬼為因本處一箇財主將五千貫錢教小人來此山東做客不想折了本不得回鄉在此入贅在這箇莊農人家却纔竈邊婦人便是小人的渾家這箇拿稅又的便是小人的妻舅却纔小人和制使交手見制使手段和小人師父林教師一般輕輕將中一番交手提出來真有飛針走線之法因此抵敵不住楊志道原來你却是林教師的徒弟你的師父被高大尉陷害落草去了如今見在梁山泊反寄一信遂覺親熱曹正道小人也聽得人這般說將來未知真實且

請制使到家少歇楊志便向曹正再回到酒店裏來曹正語楊志裏面坐下叫老婆和妻舅都來拜了楊志笑好一面再置酒食相待飲酒中間曹正動問道制使緣何到此楊志把做制使失陷花石綱并如今又失陷了梁中書的生辰綱一事從頭備細告訴了曹正道既然如此制使且在小人家裏住幾時再有商議楊志道如此却是深感你的厚意只恐官司追捕將來不敢久住曹正道制使這般說時要投那里去楊志道酒家欲投梁山泊去尋你師父林教師投梁山泊去却是尋林教師頭英雄眼裏心裏真有筋力。武師方在廡下而海內之士已隱然歸之俺先前在那里經過時正撞着他堂上者屍居餘氣何足道哉下山來與酒家交手王倫見了俺兩箇本事一般因此都留在山寨裏相會以此認得你師父林中王倫當初苦苦相留俺却

不曾落草如今臉上又添了金印却去投逋他時好沒志氣因此躊躇未決進退兩難曹正道制使見得是小人也聽得人傳說王倫那廝心地區窄安不得人說我師父林教頭上山時受盡他的氣不若小人此間離不遠却是青州地面有座山喚做二龍山山上有座寺喚做寶珠寺那座山生來却好裏着這座寺只有一條路上得去如今寺裏住持還了俗養了頭髮餘者和尚都隨順了特寫和尚還俗做强盜便襯出英雄削髮做和尚來故知此語非表鄧龍脚色乃作魯達羅漢也不然者幾成剩語矣說道他聚集的四五百人打家劫舍那人喚做金眼虎鄧龍制使若有心落草時到去那裏人夥足可安身楊志道既有這箇去處何不去奪來安身立命當下就曹正家裏住了一宿借了些盤纏拿了朴刀相別曹正拽開脚步投一龍山

來行了一日看看漸晚却也望見一座高山楊志道人于林子

裏且歇一夜明日却上山去轉人林子裏來喫了一驚只見一

箇胖大和尚楊志實喫一京讀者却滿面堆下笑來道師兄何處久別一向脫得赤條你人可

上刺着花繡坐在松樹根頭乘涼六那和尚見了楊志就樹根

頭綽了禪杖跳將起來大喝道兀那撮鳥你是那里來的楊者

聽了道原來也是開西和尚俺和他是鄉中間他一聲遇已如

兩峰對插兩獸齊搏矣偏要先通此一線把楊志略一放倒便讓出魯達頭來及至開到四五十合却又先是魯達叫住則又

放倒魯達仍收回楊志本楊志叫道你是那里來的個人那和

尚也不回說輪起手中禪杖只顧打來久別師兄便失記威儀矣一句寫來今覺二身

都楊志道怎奈這禿廝無礼且把他來出口氣挺起手中朴刀

來人那和尚兩箇就人了者一來一得一千一下兩箇就此下

開到四五十合下分勝敗那和尚賣箇破綻把地跳出圈子人來喝一聲且歇師兄威儀誠乃可愛可惜久別幾至兩箇都住

了手楊志暗暗地喝采道那里來的這箇和尚真箇好本事手

段高掩却剛剛地只敵得他住魯達本事前林冲歎之矣今楊志又歎之至云自己剛剛敵得

他住則是楊志本事林冲歎之魯達歎之亦自歎之也那和尚叫道兀那青面漢子你

是甚麼人楊志道酒家是東京制使楊志的便是那和尚道你

不是在東京賣刀殺了破洛尸牛二的楊志道你不見俺臉上

金印那和尚笑道却原來在這裏相見楊志道不敢問師兄却

是誰緣何知道酒家賣刀那和尚道酒家不是別人俺是延安

府老种經略相公帳前軍官魯提轄的便是為因三拳打死了

鎮關西却去五臺山淨髮為僧人見酒家背上有花繡都叫俺

做花和尚魯智深楊志笑道原來是自家鄉里俺在江湖上多

聞師兄大名聽得說道師兄在大相國寺裏掛搭如今何故來

在這里魯智深道一言難盡酒家在大相國寺管菜園遇着那

豹子頭林冲陡然又提出林冲來。林冲實不在此書中而忽

然生出曹正自稱林冲徒弟於是楊志自述遇見

林冲魯達又述遇見林冲一時遂令林冲身雖不在而神采奕

奕兼使楊魯二人遂得加倍親熱不獨以同鄉為投分也此辟

如二龍性名不馴必得禹王金鎖方得制之一處今楊志魯達

如二尊龍必不相能作者憑空以林冲為之金鎖而又巧借曹

正以貫素為之蠻奴嗚呼二龍之居一山其鎖乃被高太尉要

遙在水泊試思作者之胸中其才調為何如也 陷害他性命俺却路見不平直送他到滄州救了他一命不想那兩箇防送公人回來對高俅那廝說道正要在野豬林裏結果林冲却被大相國寺魯智深救了那和尚直送到滄州因此害他不得這直娘賊恨殺酒家分付寺裏長老不許俺掛搭又

差人來捉酒家却得一夥潑人通報不會看了那廝的手喫俺
 一把火燒了那菜園裏廨宇善文林冲到滄州公人回來未有下落魯達松林中別了林冲重到
 不重到菜園未有下落却於此處補完妙絕逃走在江湖上東又不着西又不着來
 到孟州十字坡過險些兒被箇酒店婦人害了性命把酒家着

把蒙汗藥麻翻了得他的丈夫歸來得早見了酒家這般模樣
 入看了俺的禪杖戒刀喫驚此一句作者直抵上文林冲二字

人望讀者能自知之但望讀者能牢記之連忙把解藥救俺醒
 是矣。牢記此句俟後武松文中對看也

來因問起酒家名字留住俺過了幾日結義酒家做了弟兄那
 人夫妻兩箇亦是江湖上好漢有名的都則他做菜園子張青

出一菜園過一其妻母藥叉孫二娘甚是好義氣一住四五日
 菜園點筆成起如此一段奇文却不正寫只用兩番口中敘述而出此非為魯
 達已於此地得人場志苟欲追誰則筆墨遼越苟不追記

事疎漏於是不得已而勉出於自己人述以圖草草塞責也蓋
 楊志魯達各自千里怒龍遙奔却欲為武松作地夫武松之
 鎖住一處固已今乃作者胸中已預欲鎖之則仗何人鎖之後
 於魯達亦復千里二龍遙奔赴今欲鎖之則仗何人鎖之後
 用何法鎖之乎預藏下張青夫婦以為貫索之變奴而反打聽
 以禪杖戒刀為金鎖嗚呼作者胸中之才調為何如也

得這上一龍山寶珠寺可以安身酒家特地來迎那鄧龍入殿
 耐那廝不肯安着酒家在這山上和俺廝併又敵酒家不過
 只把這山下三座關牢牢地拴住又沒別路上去那撮鳥孫你

叫罵只是不下來廝殺氣得酒家正苦在這裡沒箇委結林冲
 作鎖便務要寫不想却是大哥來楊志大喜兩箇就林子裏剪
 得與林冲一般拂了就地坐了一夜楊志訴說了賣刀殺死牛二的事并解生

辰綱失陷一節都備細說了又說曹正指點來此一事便道既
 是閉了關隘俺們住在這裡如何得他下來不若且去曹正家

商議兩箇廝趕着行離了那林子來到曹正酒店裏楊志引魯智深與他相見了曹正慌忙置酒相待商量要打二龍山一事曹正道若是端的閉了關時休說道你二位便有一萬軍馬也上去不得非贊鄧龍之二龍山也似此只可智取不可力求魯智深道耐耐那撮鳥初投他時只在開外相見因不留俺廝併起來那廝小肚上被俺一脚點翻了却待要結果了他性命被他那里人多救了上山去閉了這鳥關你自在下面罵只是不肯下來廝殺楊志道既然好去處俺和你如何不用心去打魯智深道便是沒做箇道理上去奈何不得他曹正道小人有條計策不知中二位意也不中楊志道願聞良策則箇曹正道制使也休這般打扮只矧依小人這里近村莊家穿着小人把這

位師父禪杖戒刀都拿了却叫小人的妻弟帶幾箇火家直送到那山下把一條索子綁了師父小人自會做活結頭却去山下叫道我們近村開酒店莊家這和尚來我店中喫酒喫的大醉了不肯還錢四字稍帶口裏說道去報人來打你山寨因此我們聽得乘他醉了把他綁縛在這里獻與大王那廝必然放我們上山去到得他山寨裏面見鄧龍時把索子拽脫了活結頭小人便遞過師父禪杖與你兩箇好漢一發上那廝走往那里去若結果了他時以下的人不敢不伏此詩若何魯智深楊志齊道妙哉妙哉當晚衆人喫了酒食又安排了些路上乾糧細次日五更起來衆人都喫得飽了魯智深的行李包裹都寄放在曹正家細中之細只因一句魯達奇包裹便將楊志同上失事店中賒酒等享忽然襯出令讀官已忘了又

也提着當日楊志魯智深曹正帶了小舅并五七箇莊家取路投

二龍山來晌午後直到林子裏放了衣裳把魯智深用活結頭

使索子綁了

林子二字細不然讀者竟謂從曹正家直綁至三龍山矣成何說話耶

教兩箇莊家

牢牢地牽着索頭楊志戴了遮日頭涼立兒身穿着布衫手裏

倒提着村刀

倒提妙只如備而不用者

曹正拿着他的禪杖衆人都提着棍

棒在前後簇擁着到得山下看那關時都擗着強弩硬弓灰瓶

砲石小嘍囉在關上看見綁得這箇和尚來飛也似報上山去

多樣時

二字寫鄧龍也却活寫也王倫然亦活寫出天下人矣

只見兩箇小頭目上聞來

問道你等何處人來我這里做甚麼那里提得這箇日尚來曹

正答道小人等是這山下近村莊家開着一箇小酒店這箇胖

和尚不時來我店中喫酒喫得大醉不肯還錢口裏說道要去

梁山泊叫千百箇人來打此一龍山和你這近村坊都洗蕩了

因此小人只得將好酒請他灌得醉了一條索繩子綁縛這厮

來獻與大王表我等村隣孝順之心免得村中後患兩箇小頭

目聽了這話歡天喜地說道好了衆人在此少待一時兩箇小

頭目就上山來報知鄧龍說拿到那胖和尚鄧龍聽了大喜叫

解上山來且取這厮的心肝來做下酒消我這點冤仇之恨小

嘍囉得令來把關隘門開了便叫送上來楊志曹正緊押魯智

深解上山來看那三座關時

看得是一者初到不得不看二者乃即刻便是兩位豪傑安身立命之

處境使屯札不得將天下萬世讀至此者無不憂得好苦故特

順着筆勢一路看進去所以深慰後人不勞相念實實魯達揚

志已占下一端的險峻兩下高山環繞將來包住這座寺山峰

生得雄壯中間只一條路上關來三重關上擺着插木砲石硬

弩強弓苦竹鎗密密地攢着過得三處關開來到寶珠寺前看時三座殿門一段鏡面也似平地週遭都是木柵爲城寺前山門下立着七八箇小嘍囉看見縛得魯智深來都指手罵道你這禿驢傷了大王今日也喫拿了慢慢的碎割了這廝魯智深只不做聲押到佛殿看時殿上都把佛來擡去了中間放着一把虎皮交椅衆多小嘍囉拿着鎗棒立在兩邊少刻只見兩箇小嘍囉扶出鄧龍來扶出二字顯是腸傷坐在交椅上曹正揚志緊緊地幫着魯智深到階下鄧龍道你那廝禿驢前日點翻了我傷了小腹至今青腫未消今日也有見我的時節魯智深睜圓怪眼大喝一聲撮鳥休走兩箇莊家把索頭只一拽拽脫了活結頭散開索子魯智深就曹正手裏接過禪杖雲飛輪動揚志撒了

涼笠兒倒轉手中朴刀曹正又輪起桿棒衆莊家一齊發作併

力向前極忙文寫得極明書鄧龍急待掙札時早被魯智深一禪杖當頭

打着把腦蓋劈作兩半箇和交椅都打碎了手下的小嘍囉早

被揚志拗翻了四五箇曹正叫道都來投降若不從者便行掃

除處死如此兩箇大漢却是曹正一人正各定位固知捉刀者真英雄也寺前寺後五六百小

嘍囉并幾箇小頭目驚嚇得呆了只得都來歸降投伏隨即叫

把鄧龍等屍首扛擡去後山燒化了一面簡點倉廩整頓房

舍再去那寺後有多少物件非表魯揚二人經緯乃深表表二龍山實是雄鎮足可安身立命

耳且把酒肉安排些來喫魯智深并揚志做了山寨之主置酒

設宴慶賞小嘍囉們盡皆投伏了仍設小頭目管領曹正別了

二位好漢領了莊家自回家去了不在話下魯達行李包裹寄曹正家却漏送來

却說那押生辰綱老都管并這幾箇廂禁軍曉行午住這回得自在。驀地又蹙出四字却令前文苦熱鬼的一現。趕回北京到得梁中書府直至廳前齊

齊都拜翻在地下告罪梁中書道你們路上辛苦多虧了你衆人又問楊提轄何在衆人告道不可說這人是箇大膽二字欺

事忘恩二字收東的賊自離了此間五七日後行到黃泥岡時詞上失

天氣大熱都在林子裏歇涼不想楊志和七箇賊人通同假裝做販棗子客人楊志約會與他做一路先推七輛江州車見在

這黃泥岡上松林裏等候却叫一箇漢子挑一擔酒來岡上歇下小的衆人不合買他酒喫被那厮把蒙汗藥都麻翻了又

將索子細縛衆人楊志和那七箇賊人却把生辰綱財寶并行李盡裝載車上將去了見今去本管濟州府呈告了留兩箇虞

候在那里隨衙聽候捉拿賊人寫得有處分小人等衆人星夜趕回

來告知恩相梁中書聽了大驚聽了大驚罵道這賊配軍你是犯罪的囚徒我一力擡舉你成人怎敢做這等不仁忘恩的事我若

拿住他時碎屍萬段隨即便喚書更寫了文書當時差人星夜來濟州投下濟州下書是下文緊筍東京下書是上文餘波不得做一例讀去又東京下書報與太師太師星

夜差幹辦來濟州捉賊則緊筍反緩緩筍反緊又不可不知也又寫一封家書着人也連夜上東京報與太師知道且不說差人去濟州下公文只說着人上

東京來到太師府報知見了太師呈上書札蔡太師看了大驚看了道這班賊人甚是膽大去年將我女婿送來的禮物打劫

去了至今未獲今年又來無禮如何干罷隨即押了一紙公文大驚

看一箇府幹親自齎了星夜望濟州來着落府尹立等捉拿這

夥賊人便要回報北京東京雙通濟且說濟州府尹自從受了

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中書札付每日理論不下正憂悶間只

見門吏報道東京太師府裏差府幹見到廳前有緊急公文要

見相公府尹聽得大驚聽得大驚。梁中書聽得強盜情勢大

驚府尹聽得太師府幹大驚蔡太師看見申報強盜大驚府尹看了太師鈞帖道多管是生辰綱的事

大驚四大驚字連珠寫出痛罵不小

慌忙墜廳來與府幹相見了說道這件事下官已受了梁府虞

候的狀子已經差緝捕的人跟捉賊人未見踪跡前日留守司

又差人行劄付到來又經着仰尉司并緝捕觀察杖限跟捉未

曾得獲若有些動靜消息下官親到相府回話府幹道小人是

太師府裏心腹人今奉太師鈞旨特差來這裏要這一千人臨

行時太師親自分付教小人到本府只就州衙裏宿歇奇立節

相公要拿這七箇取東子的并賣酒一人在逃軍官楊志各賊

正身限在十日捉拿完備差人解赴東京若十日不獲得這件

公事時怕不先來請相公去沙門島走一遭小人也難回太師

府裏去性命亦不知如何相公不信請看太師府裏行來的鈞

帖府尹看罷大驚看罷隨即便喚緝捕人等只見階下一人聲

喏立在簾前太守道你是甚人那人稟道小人是三都緝捕使

臣何濤太守道前日黃泥岡上打劫了去的生辰綱是你該管

麼何濤答道稟覆相公何濤自從領了這件公事晝夜無眠差

下本管眼明手快的公人去黃泥岡上往來緝捕雖是累經杖

責到今未見踪跡非是何濤怠慢官府實出於無奈府尹喝道

胡說上不緊則下慢我自進士出身歷任到這一郡諸侯非目

容易貨今日東京太師府差一幹辦來到這里領太師台旨恨
 七日內須要捕獲各賊正身完備解京若還違了限次我非正
 罷官必陷我投沙門島走一遭你是箇緝捕使臣倒不用心以
 致禍及於我先把你這厮迭配遠惡軍州雁飛不到去處便喚
 過文筆匠來去何濤臉上刺下迭配州字樣空着甚處州名奇語
 發落道何濤你若獲不得賊人重罪決不饒恕何濤領了台旨
 下廳前來到使臣房裏會集許多做公的都到機密房中商議
 公事眾做公的都面面相覷如箭穿雁嘴鈎荅魚腮寫來如畫盡無
 言語何濤道你們聞嘗時都在這話裏撰錢使用如今有此一
 事難捉都不做聲你衆人也可憐我臉上刺的字樣衆人道上
 覆觀察小人們人非草木豈不省得只是這一夥做客商的必

是他州外府深山曠野強人遇着一時劫了他的財寶自主山
 寨裏快活如何拿得着便是知道也只看得他一看何濤聽了
 當初只有五分煩惱見說了這話又添了五分煩惱自離了使
 臣房裏上馬回到家中把馬牽去後槽上拴了獨自一箇酒肉兄弟
 既去同胞令母未來讀况也永歎悲悶悶不已只見老婆問道
 也無我二語真有淚如泉涌之痛
 丈夫你如何今日這般嘴臉何濤道你不知前日太守委我一
 紙批文為因黃泥岡上一夥賊人打劫了梁中書與丈人蔡太
 師慶生辰的金珠寶貝計十一擔正不知是甚麼樣人打劫了
 去我自從領這道鈞批到今未曾得獲今日正去轉限不想太
 師府又差幹辦來立等要拿這一夥賊人解京太守問我賊人
 消息我回覆道未見次第不曾獲得府尹將我臉上刺下迭配

空一州字樣只不曾填甚去處在後知我性命如何老婆道似此怎地好句却是如何得了句說出兩句却只是一正說之

間只見兄弟何清來望哥哥何濤道你一你字可歎何不來做

甚麼不去賭錢却來怎地忽然接入何清恐太急迫矣故反借

手帶出賭錢何濤的妻子乖覺連忙招手何清若無線索書中

線索又多見江郎才盡也此特反用何濤激惱何清開去而再

用妻子收轉之乖覺二字蓋作者贈人之辭不必真謂此婦乖

覺如也說道阿叔你且來厨下和你說話何清當時跟了嫂嫂進

到厨下坐了嫂嫂安排些酒肉菜蔬盪幾杯酒請何清喫何清

問嫂嫂道哥哥忒殺欺負人我不中也是你一箇親兄弟真說

你便奢遮殺到底是我親哥哥真說便叫我一處喫盪酒有甚

麼辱沒了你真說阿嫂道阿叔你不知道你哥哥心裏自過活

不得哩何清道哥每日起了大錯大物那里去了做兄弟的又

不來有甚麼過活不得處真說阿嫂道你不知為這黃泥岡上

前日一夥販棗子的客人打劫了北京梁中書慶賀蔡太師的

生辰綱去如今濟州府尹奉看太師鈞旨限十日內定要捉拿

各賊解京若還捉不着正身時便要刺配遠惡軍州去你不見

你哥哥先喫府尹刺了臉上迭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麼去處

早晚捉不着時實是受苦他如何有心和你喫酒我却已安排

些酒食與你喫他悶了幾時了你却怪他不得何清道我也誹

誹地聽得人說道有賊打劫了生辰綱去正在那里地面上一

箇販棗子的客人打劫了去何清呵呵的大笑道原來恁地既道是販棗子的客人了却問怎地何不差精細的人去捉說得人合

跳躍呵嫂道你倒說得好便是沒捉處何清笑道嫂嫂倒要你可喜人合

憂哥哥放着嘗來的一班兒好酒肉弟兄痛閒嘗不保的是親

兄弟痛今日纔有事便叫沒捉處若是教兄弟閒嘗捱得幾杯

酒喫痛今日這駭小賊倒有箇商量處可謂應以哥哥得度者即現兄弟而為說法矣

阿嫂道阿叔你倒敢知得些風路何清笑道直等親哥臨危之

際兄弟或者有箇道理救他寫得離合說了便起身要去筆如

脫免其阿嫂留住再喫兩杯那婦人聽了這話說得蹉跎慌而

來對丈夫備細說了何濤連忙叫請兄弟到面前亦有今日何濤陪

着笑臉說道兄弟久不聞此二字寫得痛人你既知此賊去向如何不救我

何清道我不知甚麼來歷我自和嫂子說要兄弟何曾救得哥

哥罵得好說得透。兄弟哥哥四字是一篇文字骨子兄弟何

曾救得哥哥乃通說天下哥哥不要兄弟之故非何清白謙

救不得何濤道好兄弟三字可歎自兄弟二字上增出一好字

矣夫兄弟即安休得要看冷煖只想我日嘗的好處休記我間

有不好者哉二語亦是陪笑急辭耳夫哥哥兄弟有何好處有何

時的反處反處只須嘗情足矣固知二語定非何清之所願聞

也救我這條性命何清道哥哥你別有許多眼明手快的公人

管下三二百箇何不與哥哥出些氣力說得透量一箇兄弟怎

救得哥哥說得透何濤道兄弟可歎只人休說他們你的話眼

裏有些門路休要把與別人做好漢願聞你且說與我些去

向我自有補報你處願聞正教我怎地心寬何清道有甚麼

去向兄弟不省的此篇特為兄弟吐氣故上文何濤說話不合

也何濤道你不要毆我只看同胞共母之面此何却說入何清本懷故下文便肯

相許作者真有人倫之責天下萬世其奈何不讀水滸也何清道不要慌且待到至急處兄

弟自來出些氣力拿這駝小賊阿嫂便道阿叔胡亂救你哥哥

也是弟兄情分此四字是何清一片心事是作者一團隱痛是一篇文字結穴處如今被太師

府鈞帖立等要這一子人天來大事你却說小賊何清道嫂嫂

你須知我只為賭錢上喫哥哥多少打罵我是怕哥不敢和哥

爭涉間嘗有酒有食只和別人快活今日兄弟也有用處說得透寫

得好。言之至再至三者亦所以發棠棣一章也何濤見他話眼有些來塵慌忙取一

箇十兩銀子放在桌上道兄弟權將這錠銀收了日後捕得賊

人時金銀段正賞賜我一力包辦何清笑道哥哥正是急來抱

佛脚問時不燒香痛我若要哥銀子時便是兄弟勒措哥了痛

快把去收了不要將來賺我痛哥若如此我便不說痛既是何

哥兩口見我行陪話痛我說與哥不要將銀子出來驚我痛何

濤道銀兩都是官司信賞出的如何沒三五百貫錢兄弟你休

推却我且問你這駝賊却在那里有些來歷何清拍着大腿道

這駝賊我都捉在便袋裏何清道哥哥只莫管我自都有在這

里便了哥只把銀子收了去不要將來賺我只要嘗情便了痛

。作者痛殺讀者亦痛殺。不要痛殺只要嘗情便好何清不慌不忙却說出來有分教

鄆城縣裏引出仗義英雄梁山泊中聚起擎天好漢畢竟何清

說出甚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王望如日和尚養髮做强盜鄧龍是也好漢剃髮做和尚

魯達是也達自滄州救林中幾為高俅父子所殺某園燒

公解幾為張青大婦所殺挺而走險投向二龍然恃一人之戒刀與禪杖不能斬關排闥此又是眾寡強弱之別又曰楊志遇曹正猶之魯達遇張青曹達奪雙珠不得楊志奪雙珠亦不得傾蓋投分協力同謀固也妙有僧正苦肉計方快其心旋落其首所謂下下人具上上智

評論出猿水滸傳卷之六

聖歎外書

第十七回

美髯公智穩插翅虎

朱公明私放晁天王

此回始入宋江傳也宋江盜魁也盜魁則其罪浮于羣盜一等然而從來人之讀水滸者每每過許宋江忠義如欲日暮遇之北豈其人性喜與賊為徒殆亦讀其文而不能通其義有之耳自吾觀之宋江之罪之浮於羣盜也吟反詩為小而放晁蓋為大何則放晁蓋而倡聚羣醜禍連朝廷自此始矣宋江而誠忠義是必不放晁蓋者也宋江而

放晁蓋是必不能忠義者也此入木傳之始而初無一事
可書爲首便書私放晁蓋然則宋江通天之罪作者真不
能爲之諱也

豈惟不諱而已又特致其辨焉如曰府尹叫進後堂則機
密之至也叫了店主做眼則機密之至也三更遶到白家
則機密之至也五更趕回城裏則機密之至也包了白勝
頭臉則機密之至也老婆監收女牢則機密之至也何濤
親領公文則機密之至也就帶虞候做眼則機密之至也
衆人都藏店裏則機密之至也凡費若干文字寫出無數
機密而皆所以深著宋江私放晁蓋之罪蓋此書之寧恕
羣盜而不恕宋江其立法之嚴有如此者世人讀之辭而

不能通而遽便以忠義自之真不知馬之幾足者也

寫宋仝雷橫二人各自要放晁蓋而爲宋仝巧雷橫拙朱
仝快雷橫遲便見雷橫處處讓過宋仝一着然殊不知朱
仝未人黑影之先又先有宋江登已做過人情則是朱仝
又讓過宋江一着也強手之中更有強手真是寫得妙絕

當時何觀察與兄弟何清道這錠銀子是官司信賞的非是我
把來賺你後頭再有重賞兄弟你且說這夥人如何在你便袋
裏只見何清去身邊招文袋內摸出一箇經指見來指道這夥
賊人都在上面奇絕之文何濤道你且說怎的寫在上面何清

道不瞞哥哥說兄弟前日爲賺你輸了沒一文盤纏有箇一般
賭博的引兄弟去北門外十五里地名安樂村有箇王家客店

內湊些碎賄何濤罵兄弟好賄不謂賊人消息却都在賄博上撈摸出來看他逐段不脫賄字妙絕為是

官司行下文書來着落本村但凡開客店的須要置立文簿一

面上用勘合印信每夜有客商來歇息須要問他那里來何處

去姓甚名誰做甚買賣都要抄寫在簿子上官司察照時每月

一次去里正處報名閒閒說出一件事。寫何清口中一時說

也為是小二哥不識字央我替他抄了半箇月又閒閒說當日

是六月初三日有七箇販棗子的客人推着七輛江州車兒來

歇我却認得一箇為頭的客人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又閒

出一因何認得他我比先曾跟一箇賭漢去投邊他因此我認

得一件事中間又說出一我寫着文簿問他道客人高姓只見

一箇三髯鬚白淨面皮的明明是搶將過來答應道我等姓李

從豪州來販棗子去東京賣以吳用之智而又適以智我雖寫

了有些疑心第二日他自去了店主帶我去村裏相賭又閒閒

賭上來又從來到一處三义路口只見一箇漢子挑兩箇桶來我

不認得他一箇我却認得一店主人自與他厮叫道白太郎那

里去那人應道有擔醋將去村裏財主家賣店主人和我說道

這人叫做白日鼠白勝他是箇賭客亦從賭我也只安在心裏

後來聽得沸沸揚揚地說道黃泥崗上一夥販棗子的客人把

蒙汗藥麻翻了人劫了生辰綱去我猜不是晁保正却是兀誰

如今只拿了白勝只拿了白勝只拿了晁保正只拿了一問便

知端的這箇經摺兒是我抄的副本一段話說出無數零星拉

何濤聽了大喜隨即引了兄弟何清逕到州衙裏見了太守府

尹問道那公事有些下落人何濤稟道略有些消息了府尹叫
 進後堂來說叫進後堂則機密之至也機密之至而晁蓋仍走
並無別處走漏消息所仔細問了來歷何清一一稟說了當下
 以正宋江私放之罪

便差八箇做公的同何濤何清連夜來到安樂村叫了店主人

做眼有店主做眼便一逕奔去逕奔到白勝家裏却是三更時

分三更時分則人都睡着更無走漏消息機密之至者

白勝在牀上做聲問他者婆時却說道害熱病不會得汗寫心

畫從牀上拖將起來見白衆面色紅白面色紅白就把索子綁了喝

道黃泥岡上做得好事白勝那里肯認把那婦人細了也不肯

招衆做公的繞屋尋賊尋到床底下見地面不平衆人掘開不

到三尺深衆多公人發聲喊白勝面如土色面色如土就地下取出

一包金銀隨即把白勝頭臉包了又包其頭臉忘或有帶他老

婆扛擡賊物都連夜趕回濟州城裏來却好五更天明時分到

家是三更到州城是五更三更則人都睡着五把白勝押到廳

更則人都未起皆機密之至更無走漏消息也

前便將索子細了問他主情造意白勝抵賴死不肯招晁保正

等七人白勝之所以得與連打三四頓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

流府尹喝道賊首捕人已知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了你這

厮如何賴得過你快說那六人是誰便不打你了白勝又捱了

一歇寫白打熬不過只得招道為首的是晁保正他自同六人

來糾合白勝與他挑酒其實不認得那六人知府道這箇不難

只拿住晁保正那六人便有下列先取一百二十斤死囚枷枷

了白勝他的老婆也鎖了押去女牢裏監收老婆亦監收在年

也隨即押一紙公文就差何濤親自帶領二十箇眼明手快的
公人逕去鄆城縣投下公文不另差人性密之至更不得走漏消息也着落本縣立等

要捉晁保正并不知姓名六箇正賊就帶原解生辰綱的兩箇
虞候作眼拿人有作眼人便可一見就擒了一同何觀察領了

一行人去時不要大驚小怪只恐怕走透了消息又特書機星

夜來到鄆城縣先把一行公人并兩箇虞候都藏在客店裏寫
是衆人都藏過則更無走漏消息處見機密之至也只帶兩箇跟着來下公文逕逕鄆城

縣衙門前來當下已牌時分却值知縣退了早衙縣前靜悄悄
地何濤走去縣對門一箇茶坊裏坐下喫茶相等喫了一箇泡

茶問茶博士道今日如何縣前恁地靜茶博士說道知縣相公
坐衙方散一應公人和告狀的都去喫飯了未來何濤又問道

今日縣裏不知是那箇押司直日茶博士指着道今日直日的
押司來也出得逕疾何濤看時只見縣裏走出一箇押司來那

人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鄆城縣宋家村人氏為
他面黑身矮人都喚他做黑宋江又且馳名大孝為人仗義疎

財人皆稱他做孝義黑三郎上有父親在堂母親蚤喪下有一
箇兄弟喚做鐵扇子宋清自和他父親宋太公在村中務農守

些田園過活這宋江自在鄆城縣做押司他刀筆精通吏道純
熟更兼愛習鎗棒學得武藝多般平生只好結識江湖上好漢

但有人來投奔他的若高若低無有不納便留在莊上館穀終
日追陪並無厭倦若要起身盡力資助端的是揮金似土人問
他求錢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難解紛只是周全人

性命時嘗散施棺材藥餌濟人貧苦贖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比
 山東河北聞名都稱他做及時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時
 雨一般能救萬物一百八人中獨於宋江用此大書者蓋一百
 七人皆依列傳例於宋江特依世家例亦所
 以成一書之綱紀也當時宋江帶着一箇伴當走將出縣前來只見這何
 觀察當街迎住叫道押司此間請坐拜茶宋江見他似箇公人
 打扮慌忙答禮道尊兄何處何濤道且請押司到茶坊裏面喫
 茶說話不便說話
 機密之至宋公道謹領兩箇入到茶坊裏坐定伴當
 都叫去門前等候伴當都迴避過機密之
 至並不曾走漏消息也宋江道不敢拜問尊
 兄高姓何濤答道小人是濟州府緝捕使臣何濤的便是不敢
 動問押司高姓大名宋江道賤眼不識觀察少罪小吏姓宋名
 江的便是何濤倒地便拜說道久聞大名無緣不曾拜識宋江

道惶恐觀察請上坐何濤道小人安敢占上宋江道觀察是上
 司衙門的人又是遠來之客兩箇謙讓了一回宋江坐了主位
 何濤坐了客席宋江便道茶博士將兩杯茶來沒多時茶到兩
 箇喫了茶宋江道觀察到做縣不知上司有何公務何濤道實
 不相瞞來貴縣有幾個要緊的人宋江道莫非賊情公事否何
 濤道有實封公文在此公文實封見
 機密之至也敢煩押司作成宋江道觀
 察是上司差來該管的人小吏怎敢怠慢不知是甚麼賊情緊
 事何濤道押司是當案的人便說也不妨當案之人猶不容易
 便說見何濤機密之
 至無處走漏消息以上寫出無處
 機密皆表做府管下黃泥
 岡上一夥賊人共是八箇把蒙汗藥麻翻了北京大名府梁中
 書差遣送蔡太師的生辰綱軍健一十五人三十一
 字為句劫去了十

一擔金珠寶貝計該十萬貫正贓今捕得從賊一名白勝指說
七箇正賊都在貴縣這是太師府特差一箇幹辦在本府立等
要這件公事望押司早早維持宋江道休說太師處着落便是
觀察自齋公文來要敢不捕送看他只是口頭狡獪語便令天下人奔走效死宋江真權許之
維哉只不知道白勝供指那七人名字何濤道不瞞押司說是
縣東溪村晁保正爲首更有六名從賊不識姓名煩乞用心宋
江聽罷喫了一驚肚裏尋思道晁蓋是我心腹弟兄他如今犯
了迷天大罪我不救他時捕獲將去性命便休了心內自慌却
答應道晁蓋這厮姦頑役戶本縣內上下人沒一箇不怪他今
番做出來了好教他受自此以下入宋江傳皆極寫其權術所
之真乃何濤道相煩押司便行此事未江道不妨這事容易
可愛

中捉實手到拏來只是一件這實封公文須是觀察自己當廳

投下宋江權術可愛本官看了便好施行落差人去捉小吏如何敢

私下擅開這件公事非是小可不當輕泄於人宋江權術可愛何濤道

押司高見極明相煩引進宋江道本官發放一早晨事務倦怠

了少歇觀察略待一時少刻坐廳時小吏來請何濤道望押司

于萬作成宋江道理之當然休這等說話小吏略到寒舍分撥

了些家務便到一則曰家務再則曰家務後遂真成家務也觀察少坐一坐何濤道

押司尊便小弟只在此專等宋江起身出得閣兒分付茶博士

道那官人要再用茶一發我還茶錢看他離了茶坊飛也似跳

到下處先分付伴當去叫直司在茶坊門前伺候若知縣坐堂

時便可去茶坊裏安撫那公人道押司慙便叫他略待一待看他

精却自槽上鞮了馬捲出後門外去後門袖了鞭子慌忙的跳

上馬慢慢地離了縣治慌忙上馬慢出得東門打上兩鞭那馬

撥喇喇的望東溪村攏將去沒半個時辰早到晁蓋莊上只一

寫得宋江有老大權術其莊客見了入去莊裏報知且說晁蓋

正和吳用公孫勝劉唐在後園葡萄樹下喫酒景此時三阮已

得了錢財自回石碣村去了晁蓋見莊客報說宋押司在門前

晁蓋問道有多少人隨後着寫心虛莊客道只獨自一箇飛馬

而來說快要見保正晁蓋道必然有事慌忙出來迎接宋江道

了一箇喏携了晁蓋手宋江携晁蓋手第一口宋江一生便投

剛邊小房裏來權術真晁蓋問道押司如何來得慌速宋江道

哥不知兄弟是心腹弟兄我捨着條性命來救你如今黃泥

而事發了白勝已自拿在濟州大牢裏了供出你等七人濟州

府差一箇何緝捕帶着若干人奉着太師府鈞帖并本州文書

來捉你等七人道你為首天幸撞在我手裏我只推說知縣雖

着且教何觀察在縣對門茶坊裏等我以此飛馬而來報道哥

哥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大書此語以表晁蓋之入若不快走時

吏待甚麼我回去引他當廳下了公文知縣不移時便差人連

夜下來你們不可擔閣倘有些疎失知之奈何休怨小弟不來

教你晁蓋聽罷喫了一驚道賢弟大恩難報宋江道哥哥你休

要多話只顧安排走路不要纏障我便回去也晁蓋道七箇人

三箇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已得了財自回石碣村去了後

面有二箇在這里賢弟且見他一面七箇人三箇虛二箇實宋

作兩段寫出妙絕文字

江來到後園晁蓋指着道這三位一箇吳學究一箇公孫勝一箇劉唐東潞州人

又有此一段文字者不重晁蓋志心白意正表宋江私放不止晁蓋也宋江略講一禮回身便走

真乃人中俊傑寫得矯健可愛囑付道哥哥保重作急快走兄弟去也宋江出到莊前上了馬打上兩鞭飛也

似望縣裏來了其人如此即欲不出色胡可得乎且說晁蓋與吳用公孫勝劉

唐三人道你們認得那來相見的這箇人麼吳用道却怎地慌

慌忙忙便去了正是誰人此句若出俗筆便問正是誰人矣此偏先怪其忙次問為誰只一問辭便

汪寫出宋晁蓋道你三位還不知哩我們不是他來時性命只在咫尺休了二人大驚道莫不走了消息這件事發了晁蓋道

虧殺這箇兄弟擔着血海也似干係來報與我們原來白勝已

自捉在濟州大牢裏了供出我等七人本州差箇緝捕何觀察

將帶若干人奉着太師鈞帖來着落鄆城縣立等要拿我們七

箇虧了他穩住那公人在茶坊裏候候他飛馬先來報知我們

如今回去下了公文少刻便差人連夜到來捕獲我們却是怎

地好吳用道若非此人來報都打在網裏這大恩人姓甚名誰

晁蓋道他便是本縣押司呼保義宋江的便是吳用道只聞宋

押司夫名小生却不曾得會雖是住居咫尺無緣難得見面

一聞公孫勝劉唐都道莫不是江湖上傳說的及時雨宋公明是

又兩箇聞名無不聞名如晁蓋點頭道正是此人他和我心腹

此宋江之為宋江何如耶相交結義弟兄吳先生不曾得會

三人皆不相識而獨指出吳用者彼因遠來不足多怪吳用生在同縣而亦不

一語則殊可惜也四海之內名不虛傳結義得這箇兄弟也

不枉了晁蓋問吳用道我們事在危急却是怎地解救吳學究

不枉了晁蓋問吳用道我們事在危急却是怎地解救吳學究

不枉了晁蓋問吳用道我們事在危急却是怎地解救吳學究

道兄長不須商議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晁蓋道却終宋押司也

教我們走為上計大書兵用與宋江同心為一書之眼目却是走那里去好逐節抽出

不作一筆直遂吳用道我已尋思在莊裏了如今我們收拾五七擔挑

了一齊都奔石碣村三阮家裏去不便說梁山泊且先說石碣村文情事情都漸漸而入

今急遣一人先與他弟兄說知寫吳用有調有理具見其才晁蓋道三阮是

箇打魚人家如何安得我等許多人逐節抽出吳用道兄長你好不

精細石碣村那里一步步近去便是梁山泊如今山寨裏好生

與汪官軍捕盜不敢正眼兒看他若是趕得緊我們一發入了

宋江曰走為上着吳用亦曰走為上着如出一口也然見吳用尋思梁山入夥如出一心乎便

極表宋江吳用為一路為全書之眼目也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等只恐怕他們不

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

調侃世人語絕倒。景智須賄賂做强盜亦須賄賂哉晁蓋道既然恁地商量定了事不

宜遲吳先生你便和劉唐帶了幾箇莊客挑擔先去阮家安頓

了却來旱路上接我們我和公孫先生兩箇打併了便來吳用

劉唐把那生辰綱打劫得金珠寶貝做五六擔裝了叫五六箇

莊客一發喫了酒食吳用袖了銅鍊劉唐提了朴刀監押着五

七擔一行十數人投石碣村來上文將七箇人分作兩段此處又將四箇人分作兩段妙絕文

晁晁蓋和公孫勝在莊上收拾有些不肯去的莊客齎發他些

錢物從他去投別主不惟情理兼盡又留作勸出阮家之地不願去的都在莊上

併疊財物打拴行李不在話下再說宋江飛馬去到下處連忙

到茶坊裏來只見何觀察正在門前望畫來宋江道觀察久等

却被村裏有箇親戚言下處說些家務口口以因此擔閣了些

何濤道有煩押司引進宋江道請觀察到縣裏兩箇入得衙門

來正值知縣時文彬在廳上發落事務宋江將着實封公文引

着何觀察直至書案邊權術叫左右掛上迴避牌權術低聲稟

道權術奉濟州府公文為賊情緊急公務特差緝捕使臣何觀

察到此下文書知縣接着折開就當廳看了大驚對宋江道這

是太師府差幹辦來立等要回話的勾當這一干賊便可差人

去捉宋江道日間去只怕走了消息只可差人就夜去捉拏得

晁保正來那六人便有了下落極似為知縣為何濤而不知其時

知縣道這東溪村晁保正聞名是箇好漢他如何肯做這等勾

當寫知縣讚晁蓋以顯上隨即叫喚尉司並兩箇都頭一箇姓

朱名全一箇姓雷名橫他兩箇非是等閒人也又出一當下朱

全雷橫兩箇來到後堂領了知縣言語和縣尉上了馬逕到尉

司點起馬步弓手并土兵一百餘人就同何觀察并兩箇虞候

作眼拿人當晚都帶了繩索軍器縣尉騎着馬兩箇都頭亦各

乘馬各帶了腰刀弓箭手拏朴刀前後馬步弓手簇擁着出得

東門飛遶東溪村晁家來到得東溪村裏已是一更天氣都到

一箇觀音菴取齊朱全道前面便是晁家莊晁蓋家前後有兩

條路既云晁蓋莊上有前後兩條路矣後又云若是一齊去打

他前門他望後門走了一齊闕去打他後門他遶前門走了便

不得不與雷我須知晁蓋好生了得一也。已又生出一段又

不知那六箇是甚麼人必須也不是善良君子也那厮們都是

死命倘或一齊殺出來也又有莊客協助也却如何抵敵他只

好聲東擊西等那厮們亂攆便好下手

說得確然不若我和雷應分妙絕

都頭分做兩路我與你分一半人都是步行去先望他後門理

伏了等候唵哨響為號你等向前門只顧打入來見一箇捉一

個見兩個捉一雙

寫美髯真有過人之本

雷橫道也說得是朱都頭你和

縣尉相公從前門打入來我去截住後門

朱全有朱全心事雷橫有雷橫心事寫兩

人爭後門絕妙

朱全道賢弟你不省得晁蓋莊上有三條活路

忽然增出一條

路絕妙我聞嘗時都看在我眼裏了我去那里須認得他的路數不

用火把便見

此三句說已之必應後門。不用火把四

字輕輕插入更知下文朱全在黑影裏也

知他出沒的去打人若走漏了事情不是要處

此三句說雷橫必不應後門。

寫美髯真有過人之才

縣尉道朱都頭說得是你帶一夫入去朱全道只

消得三十來箇設了

莫如不分更便耳然而事理有所不可則姑以三十來箇遮飾之也

朱全領

了十箇弓手二十箇土兵先去了

下文大驚小怪

縣尉再上了

馬雷橫把馬步弓手都擺在前後幫護着縣尉上兵等都在馬

前明晃晃照着三二十箇火把擎着慌又朴刀留客住鈎鎌刀

一齊都透晁家莊來到得莊前兀自有半里多路只見晁蓋莊

裏一縷火起從中堂燒將起來湧得黑烟遍地紅焰飛空

於朱雷未

到之前特寫晁蓋預作走計以表宋江之罪也

又走六到十數步只見前後門四面八

方約有三四十把人發炳騰騰地一齊都着

看他寫晁蓋預定走計又分二段。

此處正寫朱雷二人爭放晁蓋也又必先書此二段者所以正私放晁蓋之罪獨歸宋江不得分之宋雷兩人也

前面

雷橫挺着朴刀背後家士兵發着喊一齊把莊門打開都撲入

裏面

此一段寫雷橫

看時火光照得如同白日一般明亮並不曾見有

一箇人只聽得後面發着喊叫將起來叫前面捉人

此是寫去全。看他

三箇人各各自放晁蓋原來朱全有心要敬晁蓋故意賺雷橫去打前門

這雷橫亦有心要救晁蓋以此爭先要來打後門却被朱全說

開了只得去打他前門故意這等大驚小怪聲東擊西要催逼

晁蓋走了詐朱全朱全那時到莊後時兀自晁蓋收拾未了莊

客看見來報與晁蓋說道官軍到了事不宜遲晁蓋叫莊客四

下里只顧放火詐朱全他和公孫勝引了十數箇去的莊客看

着賊挺起朴刀從後門殺將出來大喝道當吾者死避吾者生

白晁蓋出來以下皆詳寫朱全畧寫雷橫朱全在黑影裏捉賊不是住在黑影里事

裏雷橫在火光裏皆成絕倒叫道保正快走朱全在這裡等你多時一腔必

又不得要說又不得看他匆匆只此一句晁蓋那里聽得說與同公孫勝捨命只顧

殺出來此一段寫晁蓋捨命朱全虛閃一閃放開條路讓晁蓋

走晁蓋却叫公孫勝引了莊客先走他獨自押着後此一段寫

押後不見朱全讓路朱全使步弓手從後門撲入去叫道前面趕捉賊入

讓走了却撲入所以穩住雷橫使好趕上說明心事也雷橫聽得轉身便出莊門外叫馬

步弓手分投去趕朱全穩住雷橫便好自去做人情雷橫却好

而兩人皆活靈活現真奇事也雷橫自在火光之下東觀西望做尋人捉賊不

之下事寫來絕倒寄語都頭勸去朱全撇了土兵挺着刀去

趕晁蓋晁蓋一面走口裏說道朱都頭你只管追我做甚麼我

須沒歹處說又不聽得讓又不看見朱全見後面没人方纔敢

說道保正你兀自不見我好處我怕雷橫執迷不會做人情被

我賺他打你前門我在後面等你出來放你你見我閃開條路

讓你過去你不可投別處去只除梁山泊可以安身亦便算到

全之與宋江相厚有以也。朱全一番好心幾作三段寫來方得明之。晁蓋寫盡一時人多火難手忙脚亂也。朱全得見人情雷橫不得見人情甚矣。朱全之強于雷橫也。然殊不知先有宋江早已做過人情真乃夜眠清早起又有早行人也。晁蓋道深感救命之恩異日必報。此小衙內死于十字矣。朱全正趕間只聽

得背後雷橫大叫道休教走了人。雷橫之讓朱全一籌如此。朱全分付晁蓋

道保重你休慌只顧一面走我自使轉他去。朱全回頭叫道有

三箇賊望東小路去了。雷都頭你可急趕。只謂忽寫雷橫却雷是仍寫朱全妙絕。

橫領了人便投東小路上并土兵眾人趕去。雷橫之讓朱全一籌如此。朱全

一面和晁蓋說着話一面趕信却如防送的相似。寫得活現漸漸黑影裏不見了。晁蓋朱全只做失脚撲地倒在地上。寫美髯真有過人之才。

眾土兵隨後趕來向前扶起朱全道黑影裏不見路徑失脚去

下野田裏滑倒了閃挫了左腿。妙妙不淮自解趕不着亦復自委不復趕也。縣尉道

走了正賊怎生奈何朱全道非是小人不趕其賓月黑了沒做

道理處這些土兵全無幾箇有用的人不敢向前縣尉再叫土

兵去趕。是縣尉上文兩箇都頭已不知費了無數曲折縣尉睡裏夢裏不知也。眾土兵心裏道兩

箇都頭尚兀自不濟事近他不得我們有何用都是虛趕了一

回轉來道黑地里正不知那條路去了了雷橫也趕了一直回

來心內尋思道朱全和晁蓋最好多敢是放了他去我却不見

了人情。朱全事畢後雷橫始見事其讓一地如者也。回來說道那里趕得上這夥賊

端的了得了縣尉和兩箇都頭回到莊前時已是四更時分可

觀察見眾人四分五落趕了一夜不曾拏得一箇賊人只教告

道如何回得濟州去見府尹縣尉只得捉了幾家鄰舍去解到

鄆城縣裏來。縣尉好笑從來如此。不便拿莊客且先拿鄰舍文勢透迤曲折之極。這時知縣不

知縣不

知縣不

知縣不

夜不曾得睡立等回報聽得道賊都走了只拏得幾家鄰舍知縣把一干拿到的鄰舍當廳勘問眾鄰舍告道小人等雖在晁保正鄰近居住遠者三二里田地近者也隔着些材坊他莊上時嘗有擄搶使棒的人來如何知他做這般的事知縣逐一問了時務要問他們一箇下落數內一箇貼鄰告道若要知他端的除非問他莊客行文透迤曲折如此知縣道說他家莊客也都跟着走了鄰舍告道也有不願去的還在這里好真寫得好好知縣聽了火速差人就帶了這箇貼鄰做眼店主人做眼一兩箇虞侯做眼二兩箇虞侯同何觀察做眼三貼鄰做眼來東溪村捉人無兩箇時辰早拿到兩箇莊客當廳勘問時那莊客初時抵賴喫打不過只得招道先是六箇人商議小人才認得一箇是本鄉中教學的先生叫做吳學究一箇叫做

公孫勝是全真先生又有一箇黑大漢姓劉更有那三箇小人不認得却是吳學究合將來的聽得說道他姓阮在石碣村住他是打魚的弟兄二箇只此是實招七人錯落知縣取了一紙招狀把兩箇莊客交割與何觀察回了一道備細公文申呈本府宋江自周全那一干鄰舍保放回家聽候非表宋江仁義正實則為一路宋江已冷恐人遂至忘之故借事提出一句也且說這眾人與何濤押解了兩箇莊客連夜回到濟州正直府尹陞廳何濤引了眾人到廳前稟道晁蓋燒莊在逃一事再把莊客口詞說一遍府尹道既是恁地說時再拿出白勝來問道那三箇姓阮的端的住在那里白勝抵賴不過只得供說三箇姓阮的一箇叫做立地太歲阮小二一箇叫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箇是活閻羅阮小七都在

石碣湖村裏住一作逐知府道還有那二箇姓甚麼白勝告道

一箇是智多星吳用一箇是入雲龍公孫勝一箇叫做赤髮鬼

劉唐又作一作知府聽了便道既有下落且把白勝依原監了收

在牢裏隨即又喚何觀察差去石碣村只拿了姓阮三箇便有

頭惱不是此一去有分教天罡地煞來尋聚會風雲水滸山城

去聚縱橫人馬畢竟何觀察怎生差去石碣村緝捕且聽手向

王望如曰智多星計取生辰綱偷天換日而不能逃何清

之窺伺者一則賭場認得晁保正一則行路認得白日鼠

一則鄆城時縣令行保甲之法註明客商何處來何處去

如日記然可按籍而呼也朱全青橫皆爭放晁蓋者橫要

打後門全賺橫打前門全做得人情橫做不得人情故聖

歎曰朱全巧雷橫拙

又曰重朋友輕朝廷市以恩壞大法宰相下迫即官皆然

不獨鄆城宋押司也朱全雷橫爭放晁蓋而獨責公明者

以賺何濤茶坊等候緋快馬報信東溪做縣官暮夜拿捉

計最巧又最先耳容曰公明私放以為權術可以為仁術

莫不可余荅之曰千萬世末滅宋江為有情面無賄賂若

近人之得錢賣放則又宋江之罪人矣

又曰宋江為晁蓋畫策日走為上計吳學究自為畫策亦

日走為上計朱全為蓋畫策日只除梁山泊可安身吳學

究自為畫策亦日漸近梁山泊好入夥此輩視梁山為泰

山人矣晁蓋猶恐泊中不見納吳用日有的是金銀獻些

與他便了嗟乎求官做要使錢求盜做亦要使錢此又足以徵時變矣

... 說人... 莫不曰... 信是... 以觀... 大... 又曰... 婦曰...

評論出像水滸傳卷之六

聖勤外書

第十八回

林冲水寨大併火

晁蓋梁山小奪泊

此回前半幅借阮氏口痛罵官吏後半幅借林冲口痛罵秀才其言憤激殊傷雅道然怨毒著書史遷不免於稗官又奚奚焉

前回朱雷來捉時獨書晁蓋斷後此回何濤來捉時忽分作兩半前半獨書阮氏水戰後半獨書公孫火攻後入山治見林冲時則獨書吳用舌辯蓋七個人凡大書六個人

各建奇功也中間止有劉唐未嘗自効則又於後回補書
月夜入險以表此七人者悉皆出奇爭先互不冒濫嗟乎
強盜猶不可以白做奈何今之在其位食其食者乃曾無
所事事而又殊不自怪

是稗史也稗史之作其何所昉當亦昉於風刺之旨也今
既讀何濤捕賊一篇抑何其無罪而多戒至於若是之妙
耶夫未捉賊先捉船夫孰不知捉船以捉賊也而殊不如
百姓之遇捉船乃更慘於遇賊則是捉船以捉賊者之即
賊百姓之胸中久已疑之也及於船既捉矣賊又不捉而
又即以所捉之船排却乘涼百姓夫而後又却向之捉船
者固非欲捉賊正是賊要乘涼耳嗟乎捉船以捉賊而令

百姓疑其以賊捉賊已大不可奈何又捉船以乘涼而令
百姓竟指爲賊要乘涼尚忍言哉尚忍言哉世之君子讀
是篇者其亦惻然中感而慎戢官軍則不可謂非稗史之
一助也

何濤領五百官兵五百公人而寫來恰似深秋敗葉聚散
無力晁蓋等不過五人再引十數箇打魚人而寫來便如
千軍萬馬奔騰馳驟有開有合有誘有劫有伏有應有衝
有突凡若此者豈謂當時真有是事蓋是耐菴墨兵筆陣
縱橫入變耳

聖歎蹙然嘆曰嗟乎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當林中弭首應
下坐第四志豈能須臾忘王倫耶徒以勢孤援絕懼事不

成爲世僂笑故隱忍而止一旦見晁蓋者兄弟七人無因以前彼詎不心動乎此雖王倫降心優禮歡然相接彼猶將私結之以得肆其欲爲況又加之以猜疑耶失自雪天三限以至今日林冲渴力已久與王倫頸血相吸雖無吳用之舌又豈遂得不殺哉或林冲之前無高俅相惡之事則其殺王倫猶未至於如是之毒乎顧虎頭針刺書影而鄰女心痛然則殺王倫之日俵其氣絕神滅矣乎人生世上睚眦之事可自恣也哉

話說當下何觀察領了知府台旨下廳來隨即到機密房裏與衆人商議衆多做公的道若說這箇石碣村湖蕩緊靠着梁山泊都是茫茫蕩蕩蘆葦水港若不得大隊官軍舟船人馬深感此

論不然安得下文一回好書看耶

誰敢去那里捕捉賊人何濤聽罷說道這

論也是再到廳上稟覆府尹道原來這石碣村湖泊正傍着梁山泊週圍盡是深港水汊蘆葦草蕩閒嘗時也兀自劫了人

莫說如今又添了那一夥強人在裏面若不起得大隊人馬如何敢去那里捕獲得人府尹道既是如此說時再差一員了得事的捕盜巡簡點與五百官兵人馬五百官兵人馬和你一處去緝捕

何觀察領了台旨再回機密房來喚集這衆多做公的整選了五百餘人五百餘人各各自去準備什物器械次日那捕盜巡

簡領了濟州府帖文與同何觀察兩箇點起五百軍兵同衆多做公的一齊迤石碣村來且說晁蓋公孫勝自從把火燒了莊院帶同十數箇莊客來到石碣村半路上三字疏密正妙已藏下吳用調度三阮義

勇在

撞見三阮弟兄各執器械却來接應到家七箇人都在阮

小五莊上那時阮小二已把老小搬入湖泊裏好七人商議要

去投梁山泊一事吳用道見今李家道口有那旱地忽律朱貴

在那里開酒店招接四方好漢但要入夥的須是先投奔他我

們如今安排了船隻把一應的物件裝在船裏將些人情送與

他引進此語非挪揄朱貴蓋王倫之惡各流布久矣。又於此

處着此一話則知來日火併全出林冲殊非晁蓋七人

之也大家正在那里商議投奔梁山泊只見幾箇打魚的便來

報道官軍人馬飛奔村裏來也晁蓋便起身叫道這厮們起來

我等休走寫晁阮小二道不妨寫阮我自對付他叫那厮大半

下水裏去死小半都搠殺他公孫勝道休慌寫公且看貧道的

本事晁蓋道劉唐兄弟不必盡用妙殺你和學究先生不必出

鼠豈須祭力哉

自加亮

妙割雞焉

且把財賦老小裝載船裏逕撐去李家道口左側相

等我們看些頭勢四字妙筆深明虎鼠不隨後便到阮小二選

兩隻棹船把娘王進娘自到延安府去此娘却入水泊裏來天

下無不是的娘只是其所繇來有漸耳做娘可

不慎哉把娘二字成文可笑王進扶娘是孝子身分阮二和

把娘是逆子身分至後來李逵背娘則竟是惡獸身分矣

老小家中財賦都裝下船裏吳用劉唐各押着一隻叫七八箇

伴當搖了船先到李家道口去等又分付阮小五阮小七撐駕

小船如此迎敵兩箇各棹船去了不惟阮二有才且說何濤并

又表兩弟快便

捕盜巡簡帶領官兵漸近石碣村但見河埠有船盡數奪了此

詞侃官兵公餘便使會水的官兵下船裏進發岸上的騎馬船

讀此惻然念之騎相迎水陸並進到阮小二家一齊吶喊人兵並起撲將人去

早是一所空房絕倒。想見吶喊裏面只有些粗重家火何濤

之聲齊起齊止

第十八回

道且去拏幾家附近漁戶問時說道他的兩箇兄弟阮小五阮
 小七都在湖泊裏住非船不能去何濤與巡簡商議道這湖泊
 裏港汊又多路徑甚雜抑且水蕩坡塘不知深淺若是四分五
 落去捉時又怕中了這賊人奸計我們把馬匹都教人看守在
 這村裏一發都下船裏去當時捕盜巡簡并何觀察一同做公
 的人等都下了船那時捉的船非止百十隻也有撐的亦有搖
 的寫得紛紛可笑。撐搖二字寫成一齊都望阮小五打魚莊上
 來行不十五六里水面只聽得蘆葦中間有人唱歌眾人且住
 了船聽時人聽得三字紙上如有一人直閃出來住了船聽時五字紙上如有一人復閃人去寫得變詭之極那
 歌道打魚一世夢兒注不種青苗不種麻酷吏賊官都殺盡忠
 心報答趙官家以殺盡賊語為報答國家真能報答國家者也何觀察并眾人聽了盡

哭一驚只見遠遠地一箇人獨棹一隻小船見唱將來有認得

的指道這箇便是阮小五阮五先聽後見何濤把手一招眾人併力向

前各執器械挺着好笑迎將去只見阮小五大笑妙罵道你這

等虐害百姓的賊官是賊賊是賊然則官也賊也賊也老直爺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快絕之文

如此大膽敢來引老爺做甚麼卻不是來拏虎鬚何濤背後有

會射弓箭的搭上箭洩滿弓一齊放箭阮小五見放箭來望着

嘩揪翻筋斗鑽下水裏去來時來得出奇去時去得出奇眾人趕來跟前拏箇

空又撐不到兩條港汊只聽得蘆葦蕩裏打唿哨眾人把船擺

開好笑又見前面兩箇人掉着一隻船來船頭上立着一箇人

頭戴青箬笠身披綠蓑衣手裏撚着條筆管鎗阮七先見後聽口裏也

唱着道老爺生長石碣村稟性生來要殺人先斬何濤巡簡首

京師獻與趙王君

斬賊酷首級以獻其君真能獻其君矣。又兩歌辭義相成如斷若續前云後盡後云先

斬前歌大後

何觀察并眾人聽了又哭一驚有認得的說道這

箇正是阮小七何濤喝道眾人併力向前先拿住這箇賊休教

走了阮小七聽得笑道

也笑深賊前云虐害百姓的賊乃明正賊之罪也此却并虐害百姓

四字都省去只以二字直呼之云便把鎗只一點那船便使

轉來望小港裏串着走妙眾人捨命喊可笑又趕將去這阮小

七和那搖船的飛也似搖着梢口裏打着唿哨串着小港汊中

只顧走妙眾官兵趕來趕去看見那水港窄狹了何濤道且住

把船且泊了都傍岸邊上岸看時只見茫茫蕩蕩都是蘆葦正

不見一些旱路何濤心內疑惑却商議不定便問那當村住的

人說道小人們雖是在此居住也不知道這里有許多去處何

濤便教划着兩隻小船船上各帶三兩箇做公的去前面探路

去了兩箇時辰有餘不見回報妙何濤道這厮們好不了事再

差五箇做公的又划兩隻船去探路這幾箇做公的划了兩隻

船又去了一箇多時辰並不見些回報妙何濤道這幾箇都是

久慣做公的四清六活的人却怎地也不曉事如何不着一隻

船轉來回報不想這些帶來的官兵人人亦不知顛倒天色又

看看晚了妙何濤思想在此不着邊際怎生奈何我須用

自去走一遭妙揀一隻疾快小船選了幾箇老郎做公的各拿

了器械漿起五六把棹楫何濤坐在船頭上望這箇蘆葦港裏

蕩將去那時已是日沒沉西妙划得船開約行了五六里

水面看見側邊岸上一箇人提着把鋤頭走將來千奇百怪橫

濤問道兀那漢子你是甚人這里是甚去處那人應道我是這
村裏莊家這里喚做斷頭溝好地名沒路了何濤道你曾見兩隻

船過來麼那人道不是來捉阮小五的何濤道你怎地知得是

來捉阮小五的那人道他們只在前面烏林裏厮打不是厮打之事說得

笑何濤道離這里還有多少路那人道只在前面望得見便是

何濤聽得便叫擺船前去接應便差兩箇做公的拿了棹叉上

岸來只見那漢提起鋤頭來手到把這兩箇做公的一鋤頭一

箇快事快文。鄉間百姓鋤頭千推不足翻筋斗都打下水裏

去何濤見了喫一驚急跳起身來時却待奔上岸只見那雙船

忽地塘將開去水底下鑽起一箇人來只是一兩箇人寫箇便

東現西把何濤兩腿只一扯撲通地倒撞下水裏去那幾箇船

裏的却待要走被這捉鋤頭的趕將上前來一箇快事

掛頭打下去腦漿也出來這何濤被水底下這人到拖上岸來

就解下他的胳膊來細了趣絕朱文公見此必當註之云即看

水底下這人却是阮小七岸上捉鋤頭的那漢便是阮小二帶

帶弟兄兩人看着何濤罵道老爺弟兄三箇從來只愛殺人放

火稍康好銀量你這厮直得甚麼你如何大膽特地引着官兵

來捉我們何濤道好漢小人奉上命差遣益不繇已小人怎敢

大膽要來捉好漢望好漢可憐見家中有箇八十歲的老娘無

人養贍隨手嘈出一句有娘以映襯三阮之有娘也後望乞饒

恕性命則箇阮家弟兄道且把他來細做箇粽子撇在船艙裏

完把那幾箇屍首都擡去水裏去了箇箇胡哨一聲蘆葦叢中

鑽出四五箇打魚的人來都上了船不阮小二阮小七各駕了一隻船出來

只消小二小七駕船出來讀着亦不免老大段落且說這捕盜巡

簡領着官兵都在那船裏說道何觀察他道做公的不了事自

去探路也去了許多時不見回來那時正是初更左右星光滿

天夾此一句妙又加衆人都在船上歇涼不是歇涼之事寫

星光滿天四字如畫忽然只見起一陣怪風從背後吹將來又是

吹得衆人掩面大驚只叫得苦把那纜船索都刮斷了正沒擺

布處只聽得後而胡哨響先聽迎着風看時迎着風三字妙是

只見蘆花側畔射出一派火光來次衆人道今番却休了那大

船小船約有百十來隻正被這大風刮得你撞我磕捉摸不住

那火光却早來到面前深糞好原來都是一叢小船兩隻價割

住村中苦無大船若用小船又不發火勢設身處地也算出上山

滿滿堆着蘆葦柴草刮刮雜雜燒着此五字來此書處處設身處地而後成文真怪事也

十來隻官船屯塞做一塊為得如畫便港汊又狹又沒迴避處

那頭等大船也有十數隻却被他火船推來鑽在大船隊裏一

燒妙水底下原來又有人扶助着船燒將來妙燒得大船上官

兵都跳上岸來逃命奔走不想四邊盡是蘆葦野港又沒旱路

只見岸上蘆葦又刮刮雜雜也燒將起來寫得如畫便那捕盜

官兵兩頭沒處走風又緊火又猛衆官兵只得都透爛泥裏立

地爛泥裏三字絕倒此丙此六字只見寫得如畫便一隻小

快船船尾上一箇搖着船頭上坐着一箇先生手裏明晃晃

地拿着一口寶劍只是船頭一箇先生船尾一箇口裏喝道休

搖着寫得便如中軍排陣相似

教走了一箇眾兵都在爛泥裏慌做一堆此爛泥句算做說猶

未了只見蘆葦東岸兩箇人引着四五箇打魚的都手裏明晃

晃拿着刀鎗走來只是兩箇人引着四五箇漁人寫得便如左邊一陣相似這邊蘆葦西岸

又是兩箇人也引着四五箇打魚的手裏也明晃晃拿着飛魚

鈎走來亦只是兩箇人引着四五箇漁人寫得便如右邊一陣相似東西兩岸四箇好漢并

這夥人兩岸合來連中間一人只是公孫勝晁蓋阮小五阮小

時官軍在暗裏疑他有千軍萬馬便是今日讀者在亮裏也疑

他有千軍萬馬作者才調如此○每見近代露布大文寫得印

板相似便令千軍萬馬反像街漢廝一齊動手排頭兒擗將來

打因歎人之才與不才何啻河漢無移時把許多官兵都擗死在爛泥裏

便是祭風的公孫勝帶敘帶記敘處有奔風激電五位好漢

着十數箇打魚的莊家忽然結算一句五箇好漢十箇漁人收

把這夥官兵都擗死在蘆葦蕩裏第二番完○下忽單單只剩

得一箇何觀察網做粽子也似丟在船艙裏忽然接轉觀察阮

小二提將上岸來指着罵道你這厮是濟州一箇詐害百姓的

蠢蟲二字奇文○虎稱大虫鼠稱老我本待把你碎屍萬段却

要你回去對那濟州府管事的賊說俺這石碣村阮氏三雄東

溪村天王晁蓋都不是好撩撓的我也不來你城裏借糧他也

他要來我這村中討死竟作酬酢語妙絕○賊與賊倘或正眼

兒戲着休道你是一箇小小州尹也莫說蔡太師差幹人來要

拿我們便是蔡京親自來時我也擗他三二十箇透明的窟籠

上只算俺們放你回去休得再來傳與你的那箇烏官人教他休

只算俺們放你回去休得再來傳與你的那箇烏官人教他休

要做夢這里沒大路五箇字裏結果一員巡簡千餘人兵讀之失笑我着兄弟送你出

路口去當時阮小七把一隻小船載了何濤直送他到大路

口喝道這里一直去便有尋路處別的眾人都殺了難道只恁

地好好放了你去也喫你那州尹賊驢笑一篇如奔風激浪至

便住故又另自跳起一波其才如許且請下你兩箇耳朵來做表證此已得收港却不肯

小七身邊拔起尖刀把何觀察兩箇耳朵割下來鮮血淋漓插

了刀解了胳膊幽細之極○百忙放上岸去何濤得了性命自

尋路尋路妙送出路口尚要尋路笑上文深入虎口之易也自尋又妙千餘人來一箇回去回思奪船時真成一夢也

回濟州去了且說晁蓋公孫勝和阮家三弟兄并十數箇打魚

的一發都駕了五七隻小船離了石碣湖村泊逕以李家道口

來到得那里相尋着吳用劉唐船隻合做一處吳用問起拒敵

官兵一事晁蓋備細說了吳用眾人大喜整頓船隻齊了一同

來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朱貴見許多人來說投托入夥慌

忙迎接吳用將來歷實說與朱貴聽了待朱貴不薄大喜逐一都相

見了請入廳上坐定忙叫酒保安排分例酒來管待眾人隨即

取出一張皮靶弓來搭上一枝響箭望着那對港蘆葦中射去

響箭到處早見有小嘍囉搖出一隻船來朱貴急寫了一封書

呈備細寫眾豪傑入夥姓名人數四字寫出朱一歡喜先付與小嘍囉齎

了教去寨裏報知一面又殺羊管待深表眾好漢過了一夜次

日早起朱貴喚一隻大船請眾多好漢下船就同帶了晁蓋等

來的船隻細一齊望山寨裏來行了多時早來到一處水口只

聽的岸上鼓響鑼鳴晁蓋看時只見七八箇小嘍囉划出四隻

五才子奇書

哨船來見了朱貴都聲了喏此一段俗筆不及自依舊先去了再說一

行人來到金沙灘上岸便留老小船隻并打魚的人在此等候

老小并打魚人留在灘上船裏又見數十箇小嘍囉下山來接引到關上寫事有層

次王倫領着一班頭領出關迎接晁蓋等慌忙施禮道小可王

倫久聞晁天王大名如雷灌耳今日且喜光臨草寨晁蓋道晁

某是箇不讀書史的人甚是粗鹵今日事在藏拙甘心與頭領

帳下做一小卒不棄幸甚王倫道休如此說且請到小寨再有

計議一行從人都跟着上山來從人跟到得大寨聚義廳上王

倫再三謙讓晁蓋一行人上塔晁蓋等七人在右邊一字兒立

下王倫與眾頭領在左邊一字兒立下一箇箇都講禮罷分賓

主對席坐下王倫喚皆下眾小頭目聲喏已畢一壁廂動起山

寨中鼓樂先叫小頭目去山下管待來的從人關下另有客館

安歇從人仍發單說山寨裏宰了兩頭黃牛十箇羊五箇猪人

吹大擺筵席眾頭領飲酒中間晁蓋把胸中之事從頭至尾都

告訴王倫等眾位王倫聽罷駭然外邊寫半晌心內躊躇裏

寫一做聲不得又於外邊自已沉吟又於裏邊虛作應答又於

寫一句。五句筵宴至晚席散眾頭領送晁蓋等眾人關下客

館內安歇此一句寫自有來的人伏侍此一句寫王倫密一句寫

王倫疎活寫出秀才晁蓋心中歡喜對吳用等六人說道我們造下這等

迷天大罪那里去安身不是這王頭領如此錯愛我等皆已失

所此恩不可忘報吳用只是冷笑妙。七箇人須要逐個出色

已着吳用劉唐先行了却又着公孫勝先行他便獨自一個捉

刀押後此是出色寫晁蓋何濤來捉時阮小二道不妨我自對

五才子行書 第十八回

付他便調度小五小七兩隻船兩箇山歌來此是出色寫箇三
阮後來一陣怪風一片火光一隻小船一口寶劍便把一千官
軍燒得罄盡此是出色寫箇公孫勝今自冷笑二字已去完火
併一篇乃是出色寫箇吳用也七箇人中獨劉唐不會出色自
効便為補寫月夜一走以見行文如行 晁蓋道先生何故只是
兵遣筆如遣將非可草草無紀也

冷笑有事可以通知吳用道兄長性直此四字是一部大書中
如椽之筆晁蓋只是直
宋江只是曲此 你道王倫肯收留我們兄長不看他的心只觀
他的顏色動靜規模晁蓋道觀他顏色怎地吳用道兄長不見

他早間席上與兄長說訖倒有交情次後因兄長說出殺了許
多官兵捕盜巡簡放了何濤阮氏三雄如此豪傑他便有些顏
色變了雖是口中應答心裏好生不然若是他有心收留我們

只就早上便議定了坐位明日排宴已分
付山南水亭矣杜遷宋萬這兩箇自

是粗鹵的人輕。只點一
句便放過待客之事如何省得只有林冲那人

陡然提出林冲有如
蔡芬之中怪石硃露原是京師禁軍教頭大郡的人諸事曉得

今不得已知已語只四字
灑下人淚來坐了第四位早間見林冲看王倫答

應兄長模樣十四字一句又如畫。王倫應見晁蓋林冲
看王倫應見晁蓋吳用見林冲看王倫應見晁蓋一句

看他他自便有些不平之氣頻頻把眼睨這王倫心內自己躊

多曲躇活畫林冲亦用 我看這人倒有顧盼之心只是不得已數

外一句裏一句中丸用兩不得已句寫林 小生略放片言此語
醜教他本寨自相

火併晁蓋道全仗先生妙策當夜七人安歇了次早天明只見

人報道林教頭相訪疾。前寫晁蓋挺刀押後文中却將朱全
雷橫夾雜而寫此寫吳用文中亦將林冲

夾雜而寫讀者須分作兩分眼色一半吳用便對晁蓋道這人

去看吳用一半去看林冲乃雙得之也

來相探中俺計了七箇人慌忙起來迎接邀請林冲入到客館

裏面吳用向前稱謝道夜來重蒙恩賜拜擾不當林冲道小可

有失恭敬雖有奉承之心奈緣不在其位林冲望乞恕罪吳六

究道我等雖是不才非為草木豈不見頭領錯愛之心顧盼之

意就勢便用一迎妙絕感恩不淺晁蓋再三謙讓林冲上坐林冲那里肯

推晁蓋上首坐了林冲便在下首坐定吳用等六人一帶坐下

只客館中片時小坐亦不草草深寫林晁蓋道久聞教頭大名

冲在王倫下第四椅真是不在其位也晁蓋道久聞教頭大名

不想今日得會晁蓋性直只說閒話並不得林冲道小人舊在東

京時與朋友交禮節不曾有悞林冲語武却自說海話聖歎

山片石恐武師之在東雖然今日能勾得見尊顏不得遂平生

京亦未必更有可語之願特地逕來陪話林冲晁蓋稱謝道深感厚意吳用

便動問道小生舊日久聞頭領在東京時十分豪傑不之緣何

與高俅不睦致被陷害後聞在滄州亦被火燒了大軍草料場

又是他的計策問話七句向後不知誰薦頭領上山正話林冲道若

說高俅這賊陷害一節但提起毛髮植立句法亦有毛又不能

報得此讐答來此容身皆是柴大官人舉薦到此答吳用道德

大官人莫非是江湖上人稱為小旋風柴進的麼撇過高俅單

手法敏辣有縱林冲道正是此人晁蓋道小可多聞人說柴大

能教會他一面也好與林冲不對然上特註云却少不得者正

為林吳相對鏃鏃相柱括括相擊反覺斧鑿之痕太是顯吳用

然深賴晁蓋夾在中間順他直性自說自話以混其跡也

又對林冲道據這柴大官人名聞寰海聲播天下的人妙

官人更不放教頭若非武藝超羣妙若非一二他如何肯薦上山妙

如何肯三非是吳用過稱妙非是二理合王倫讓這第一位

字反踢妙字亦用反踢

與頭領坐此天下公論承若非句也不負了柴大官人的書信水如何肯

林冲道承先生高談只因小可犯下大罪投逦柴大官人非

他不留林冲此六字令我讀之駭然蓋寫林冲便活寫出林冲

上上文吳用文中乃說柴進肯薦林冲上山也林冲却忽然想

道他說柴進薦我上山或者疑到柴進不肯留我在耶說時

遲那時疾便急道一句非他不留林冲六箇字于伶百俐一似

早枯鷹疾相似妙哉妙哉蓋自非此句則寫來已幾乎不是林

也誠恐有累他不便自願上山不想今日去住無門去住二字

搖已非在位次低微只為王倫心術不定語言不准難以相聚

說得矯健心術不定語言不准吳用道王頭領待人接物一

犯此八字者賊也做不成痛言哉

團和氣如何心地倒恁窄狹換一林冲道今日山寨天幸得眾

多豪傑到此相扶相助似錦上添花如旱苗得雨此人只懷如

賢嫉能之心但恐眾豪傑勢力相壓干和同之仲尼之所夜來

因見兄長所說眾位殺死官兵一節他便有些不然就懷不肯

相留的模樣以此請眾豪傑來關下安歇吳用便道既然王頭

領有這般之心我等休要待他發付惡臣只入箇字把雪自投

別處去便了林冲道眾豪傑休生見外之心林冲自有分曉林

已决。要知此六箇字全是土小可只恐眾豪傑生退去之意

文休要受他發付八箇字逼出今日看他如何相待若這厮語言有理不

得來早早說知是林似昨日萬事罷論倘若這厮今朝有半句話參差時盡在林冲

何肯

水如何

去住二字

林冲動

難以相聚

王頭領待人接物一

吳用道

夜來

所

之

仲尼之所

致歎於臧孫也

懷如

只

入箇字把雪

自投

四

吳

林冲

去住

難以

王頭

吳用

夜

所

之

仲尼

致

懷

只

入

自

何

水

去

難

王

道

用

來

所

之

尼

所

懷

只

箇

字

肯

如

何

林

出

林

冲

精

細

來

何

以

言

之

林

冲

林

冲

精

細

便

活

寫

出

林

冲

精

細

來

何

以

言

非

句

也

不

負

了

柴

大

官

人

的

書

信

水

如

肯

承

若

非

句

也

不

負

了

柴

大

官

人

的

書

信

水

如

肯

何

林

冲

精

細

便

活

寫

出

林

冲

精

細

來

何

以

言

之

林

冲

精

細

來

何

以

言

之

林

冲

精

何

以

言

之

林

冲

精

細

來

何

以

言

之

林

冲

精

何

以

言

之

林

冲

精

細

來

何

以

言

之

林

冲

精

何

以

言

之

林

冲

精

細

來

何

以

言

之

林

冲

精

何

以

言

之

林

冲

精

細

來

何

以

言

之

林

冲

精

何

以

言

之

林

冲

精

細

來

何

以

言

之

林

冲

精

何

以

言

之

林

冲

精

細

來

何

以

言

之

林

冲

精

何

以

言

之

林

冲

精

細

來

何

以

言

之

林

冲

精

何

以

言

之

林

冲

精

細

來

何

以

言

之

林

冲

精

何

以

言

之

林

冲

精

細

來

何

以

言

之

林

冲

精

何

以

言

之

林

冲

精

細

來

何

以

言

之

林

冲

精

何

以

言

之

林

冲

精

細

來

何

以

言

之

林

冲

精

何

以

言

之

林

篇結敘語蓋欲討一林冲道先生差矣差字來得疾緊為新古

人有言惺惺惜惺惺好漢情好漢量這一箇潑男女醜賸畜生

說甚弟兄豪傑之惜弟兄眾豪傑且請寬心七字是林冲一篇

告退林冲起身別了眾人說道少間相會也說一句問話○林

問眾相送出來林冲自上山去了沒多時只見小喽囉到來

相請說道今日山寨裏頭領相請眾好漢去山南水寨亭上選

會特特避開晁蓋道上覆頭領少間便到小喽囉去了晁蓋問

吳用道先生此一會如何吳學究笑道兄長放心此一會倒有

分做山寨之主今日林教頭必然有火併王倫之意他若有些

心懶小生憑着三寸不爛之舌不難他不火併兄長身邊各處

了暗器要只看小生把手來撚鬚為號要兄長便可協力晁蓋

等眾人暗喜辰牌已後三四次人來請晁蓋和眾頭領身邊各

各帶了器械暗藏在身上結束得端正却來赴席只見宋萬親

自騎馬又來相請前已表出朱貴此又表出字萬筆墨周詳獨

之亦文家疏密小喽囉擡過七乘山轎七箇人都上轎子一逕

投南山水寨裏來直到水亭子前下了轎王倫杜遷林冲朱貴

都出來相接邀請到那水亭子上分賓主坐定王倫與四箇頭

領杜遷宋萬林冲朱貴坐在左邊主位上晁蓋與六箇好漢吳

用公孫勝劉唐三阮坐在右邊客席階下小喽囉輪番把盞酒

至數巡食供兩次晁蓋和王倫盤話但提起聚義一事王倫便

把開話支吾開去吳用把眼來着林冲時只一何急遞入只見

林冲側坐在椅上把眼瞧王倫身上寫得如畫便書也書不出

寫得如畫便書也書不出林冲寫得翠律之極

之極看看飲酒至午後王倫回頭叫小喽囉取來三四箇人去
 不多時只見一人捧箇大盤子裏放着五錠大銀醜王倫便起
 身把盞對晁蓋說道感蒙眾豪傑到此聚義只恨做山小寨是
 一注之水如何安得許多真龍聊備些小薄禮萬望笑留煩投
 大寨歇馬小可使入親到麾下納降晁蓋道小子久聞大山招
 賢納士一逕地特來投托入夥若是不能相容我等眾人自行
 告退重蒙所賜白金決不敢領非敢自誇豐富小可聊有些盤
 纏使用速請納回厚禮只此告別王倫道何故措却非是做山
 不納眾位豪傑奈緣只為糧少房稀恐日後悞了足下眾位面
 皮不好因此不敢相留說言未了只見林冲人字疾雙眉剔起兩
 眼圓睜坐在交椅上大喝道此處若便立起却起得沒聲勢若更更現到東子立起又得沒節次

故特地寫箇坐在交椅上罵直等罵到分際性發然後一脚踢
 開桌子搶起身來刀亦就勢掣出在節次有聲勢作者實有設
 身處地之勞也你前番我上山來時也推這糧少房稀胸中主句今日
 鼻兄與眾豪傑到此山寨你又發出這等言語來眼前主句是
 何道理吳用便說道頭領息怒自是我等來的不是倒壞了你
 山寨情分惡極不惟自說不是看他下壞今日王頭領以禮發
 情分三字已直說林冲不是矣惡極只七箇字陡然
 付我們下山送與盤纏又不曾熱趕將去把雪晴三限又提出
 家請頭領息怒我等自去罷休明明林冲道這是笑裏藏刀言
 清行濁的人我其實今日放他不過快絕妙絕讀之神旺。王
 倫喝道你看這畜生看他罵人法非一朝一夕之心矣又不醉了倒把言語來傷觸
 我却不是反失上下林中大罵道量你是箇落第窮儒即不落
 何胸中又沒文學即有文學又奈何怎做得山寨之主可見秀才雖強

吳用便道晁兄更不向林冲說妙絕只因我等上山相投反喫了頭領面

皮只今辦了船隻便當告退又催晁蓋等七人便起身句要下

亭子句。俗人不知此句之妙便作一句王倫留道且請席終

了去秀才可憐林冲把桌子只一脚踢在一邊搶起身來衣襟

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刀來有山崩海立風起雲湧之勢塔的火雜雜五字

是寫人不知是寫刀但覺人刀俱活吳用便把手將髭鬚一摸晁蓋劉唐便上亭

子來虛攔住王倫叫道不要火併吳用便假意扯林冲道頭領

不可造次公孫勝便兩邊道休為我等壞了大義阮小二便去

幫住杜遷阮小五幫住宋萬阮小七幫住朱貴百咆中寫來嚇何等凶盡

得小嘍囉們目瞪口呆林冲拿住王倫罵道你是一箇村野窮

儒虧了杜遷得到這里柴大官人這等資助你則給盤纏與你

相交舉薦我來尚且許多推却今日眾豪傑特來相聚又要發

付他下山去這梁山泊便是你的聽者你這嫉賢妬能的賊

天下人不殺了要你何用却作商量你也無大量大才也做不

得山寨之主有大才又必有大量杜遷宋萬朱貴本待要向前

來勸被這幾箇緊緊幫着那里敢動王倫那時也要尋路走却

被晁蓋劉唐兩箇攔住王倫見頭勢不好口裏叫道我的心腹

都在那里活秀雖有幾箇身邊知心腹的人本待要來救見了

林冲這般兇猛頭勢誰敢向前林冲即時拿住王倫又罵了一

頓再添一句為雪去心窩裏只一刀脫察地搨倒在亭上晁蓋

見搨王倫各掣刀在手方掣出林冲疾把王倫首級割下來提

在手裏林冲能却嚇得那杜遷宋萬朱貴都跪下說道願隨

五才子奇書

哥哥執鞭墜鞵晁蓋等慌忙扶起三人來吳用就血泊裏拽過

頭把交椅來何必聚義堂上只山南水亭便納林冲坐地叫道

如有不伏者將王倫為例今日扶林教頭為山寨之主好吳林

冲大叫道先生差矣冲好林我今日只為眾豪傑義氣為重上頭

火併了這不仁之賊實無心要謀此位今日吳兄却讓此第一

位與林冲坐豈不惹天下英雄耻笑若欲相逼寧死而已弟有

片言願不知眾位肯依我麼眾人道頭領所言誰敢不依願聞

其言林冲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斷金亭上招多少斷金

之人聚義廳前開幾番聚義之會正是替天行道人將至仗義

疎財漢便來畢竟林冲對吳用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論出像水滸傳卷之六

終

